

献身女子高等教育的“智慧女神”——吴贻芳

金开泰

1938年迁到华西坝办学，坚持到抗战结束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中国延续了36年，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一束奇葩。她培养出常被人们称为的“999朵玫瑰”，那是一群具有厚生情怀，博学多才，卓有建树，优雅美丽的新时代女性。如此的历史成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有一个热忱献身的垒石人，坚守23年的校长——吴贻芳。对吴贻芳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这里只能择其要以响读者。

执掌金女大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本是当地名门，祖父是翰林，父亲吴守训是举人。母朱诗阁亦是大家闺秀。但父辈中落，只是以“捐纳”得到一个“候补知县”的空头衔，经过疏通，才得到县牙厘局工作。1909年遭陷害，投江自尽。家庭突遭变故，哥哥在清华读书，被迫停课，悲观失望中亦投江而去。母亲在逝夫丧子的打击下不久也离开人世。在为母守灵中刚烈的姐姐又悬梁自尽。此时的吴贻芳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幸好得到了姨父陈叔通的即时开导，暂时寄居在姨父家，鼓起勇气把一个破碎的家撑起来。逆境磨炼了她的意志。1913年在姨父的资助下插班进入杭州弘道女子学校。于次年随迁北平，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教英文，才有了养家的微薄收入。1915年意外收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通知，这是经在弘道学校对她印象深刻的美籍老师诺玛丽推荐而得的。1916年插班进入金女大一年级。在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学习中她学业出众，组织才能超群，被推选为首届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女生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毕业后受聘到北平女子高师任英文教师。1921年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学校参观演讲，她担任翻译，流利的英语，引起了校长的惊奇而留下深刻印象。1922年，教育部简派，她推荐吴贻芳赴美留学，进入了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在校期间她被推选为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适值某外国总理访美，演讲时诬

蔑“中国不能算一个国家”，吴贻芳闻之义愤填膺，撰文登在《密执安日报》上痛加驳斥，此举赢得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敬重。

在她留学期间，正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两大思潮的碰撞中，国内民族运动高涨，民国政府审时度势，颁布了私立学校必须立案，教会学校校长须由中国人担任。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提出辞职，经同班同学和挚友、时任金女大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主席的徐亦蓁和金女大教师、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的黎富思的推荐，董事会通过请她出任金女大校长。经董事会同意她在美继续完毕业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并考察一些女子大学后再回国。1928年，她发出“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的电报，8月，回到南京。11月3日，在包括宋美龄女士在内的数百位来宾和师生鉴证下，她成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此时刚满三十五岁。

“厚生”新诠释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源于“圣经”中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让学生明白，人生不仅是为自己，而要帮助他人，造福社会。基督教在中国建立女子大学之目的自然是培养为基督教服务的妇女领袖。然而随着立案的实现，其宗旨必然有相应的变化。就在1928年11月3日宋美龄参加吴贻芳就职典礼的会上也说“如果中国妇女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服务于全世界妇女的伟大事业，她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承担这一责任。”吴贻芳执掌大学后，也沿用“厚生”为校训。在就职典礼中她提出：“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适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她还说“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对校训原本的“厚生”精神在立案后的形势下作出了新的诠释，把基督以献身自我救赎，服务众生的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仁爱及当时的救国氛围结合，为中国造就女界领袖，服务于中国的文明与进步。

全面的“人格教育”

在明确办学宗旨后，她进一步地注重全面的“人格教育”。她认为一个人要能奉献自己、服务社会，必先具备健全的人格。而要具备健全的人格，必须从小事注意起。

她说“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人生有良好的发展。”而“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她所主张的人格教育其含义包含了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广泛内容。十分强调爱国、导人向善、明辨是非的道德品质。她曾给学生们打一个谜语：象牙坛，紫檀盖，里面坐了一个小白菜。让大家猜猜，谜底是什么？是莲子。那就是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对做什么人，阐述得极其形象生动。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学校制定了操行成绩评定，提出十条标准，要求教师考查和评定。一、举止仪容；二、银钱使用；三、消遣方法；四、言行诚实；五、工作认真不懈；六、爱护公用，尊重他人利益；七、慎言择行；八、合作精神；九、任事负责可靠；十、富于同情，乐助他人。对体育非常重视，对每个学生都要进行体检，对每个人的坐、立、行的姿势都有记载。抬头、平肩、挺胸、收腹等都是重要训练的内容。要求学生既有内在素质，外在气质也要端庄优雅。

在智力方面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如设立主辅修制，主修文科的必须选择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主修理科的必须选读一门社会科学。使学生文理兼备，有广博的知识。为利于女子毕业后从事教育，曾把教育学作为必修，实行学分制，申请学士学位，必须修满132个学分。为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在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外，增加了6个学分；创办了四年制、二年制的体育系和体育专修科。学校还倡导和组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实行导师制，早在德本康时期就已建立，吴贻芳长校后继续完善，她说：“每个学生可以找一位教师当导师。一位导师带八九个学生，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生活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学校规定导师应排定时间与本组学生作个别谈话和指导；应召集学生举行讨论会等，作团体生活之指导，应与家长取得联系；熟悉学生所修的课程，成绩；应知学生的健康及锻炼；注意学生的思想及行为，毕业时应训导择业。力图营造学校如家的气氛，故有金陵大家庭之称。与之相应的在同学中建立姐妹班制度，安排一年级与三年级，二年级与四年级结为姐妹班，每个人有姐妹一二人，新生宿舍要有一个三、四年级的姐姐同住，对新来的妹妹多方照顾，使他们在新的环境能很快步入健康成长。四年级的同学则要求参加退修会。退修会一般由教师演讲，组织讨论，强化人生价值，职业指导。此外学生还有活跃的社

团活动、文体体育活动等。所有的学校教育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锻炼，为女子自立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大众提供了德智体各方面充足的能力。

吴贻芳继承和新诠释的“厚生”精神及积极倡导的全面人格教育，对长期遭受“三从四德”、贤妻良母教育的中国女子而言，真正建立起男女平等的教育基础，为妇女参与社会变革和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更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是这种“人格教育”使金女大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坚持女校独立建校

尊重女性特点，坚持女子学校独立办学。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由北美长老会、浸礼会、监理会、北美美以美会和基督教友会共同组建，德本康夫人为第一任校长，**9月17日**开学时只有**8**名女生，**6**名教员。但它的创立和延续的**37**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精英，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会在华传教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学校尽管长时间地处于社会动荡、灾害频发、战争破坏，**1937**年学校甚至分布在三地，但仍保持独立办学。**1938**年**3**月全部内迁成都后，与其他学校联合办学，虽然借租或修一些简易建筑，办学条件艰苦，“条件很差，但一切都是自己的”，“整个金陵师生群体的精神却是无与伦比的”，校友们只有一个希望，一个信念——母校青春长在，生命永存。学校仍然保持了女校的独立性的传统，并根据新形势加强为社会服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1946**年回迁南京后，随着大学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已被政府和社会所接受的情况下，与邻校金陵大学的合并摆在学校与吴贻芳的面前。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也提出了合并或保持一个文学院的建议，在师生中引起了争论。反对合并的强调，女子学校的优势不能得以发挥；一旦女校并入男性为主的学校，无论是女教师还是女学生一定会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不能给女子提供平等的机会，不利于女性教师，也不利于女生的培养；女校的教师和学生能有更亲近的关系，利于女子人格的塑造和知识的传递，合并后不能维持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面对争论，她明确表示了反对合并。在《战后金女大的发展》中，她认为在课程上可以紧密合作，交通上可以改善，但要保持作为一所独立自主机构。德本康夫人也认为，合并“在事实上把作为女子大学的金陵淘汰掉，或者将极大地改变它的性质特征”。最后校董会决定，保持金陵女大的独立。这样金女大一直坚持到**1951**年被强制合并。**1985**年**11**月临终前她已不能说话，最后一天，她突然非常急躁，脸色潮红，人们问这不是，问那不是，最后大家一商量，大概是为了办女校，就告诉她，之前她写的办女校的提案已经得到批

准，她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安详地走了。同年在纪念母校建校 70 周年的会上，海内外校友严莲韵、谢文秋等的倡议并带头捐资下，建立了吴贻芳基金会，校友们捐款、集小成大，先后收到 1100 万（人民币），还有校友捐赠了两幢房子作教学用房；1987 年 3 月，南京师范大学增设金陵女子学院并建立了民办公助教学楼。她的遗愿得以实现。

华西坝上的吴贻芳

1937 年，日军侵华，9 月吴贻芳将金女大分区教学，选择了武汉、上海、成都为战时的教学中心，9 月师生西迁武汉，借住华中大学；10 月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总部，依托圣约翰大学等开课。随着战事的进展，不得不结束武汉和上海的办学。1937 年 9 月黎富思在成都建立了一个被吴贻芳称之为“胚胎学校”，随武汉、上海的相继停办。1938 年 1 月，吴贻芳带领师生迁到成都，4 月全部师生集中到华西坝。借用明德学舍的房间作教学和行政，开初师生都是与华大的师生挤在一起，学生借住女大院，也在那里搭伙；教师借住外籍教师住宅；后来租用华大的一块地皮，建立了临时教学楼，又在牛场旁边建立了琴房、小体育馆和教员宿舍，在华西坝办学 8 年。在此期间，她与友校协调一致，精诚合作，每周参加校长例会，协商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公共事宜，各校虽然各自开课，但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互相承认学分，这对于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大有益处。各校聚集一堂，或联合、或单独举办学术讨论、允许学生自由参加，有力地推动了战时华西坝上的学术繁荣。在文娱、体育上，金女大也有自己的特色，为坝上文体活动增添了色彩。如 1939 年木兰从军排演的舞蹈剧，连续上演了三天。在 27 周年纪念会中她甚至参加了话剧《金陵自传》的演出。该剧描绘她们眼中的校长 吴家小姐吴贻芳才貌双全，登门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她始终不肯点头。最后，“教育之神”登门求婚，吴贻芳欣然答应。体育活动中，金女大也获得了不少的好成绩。



在国家危难时期，吴贻芳更注重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1939 年在双十节纪念典礼中大声疾呼：“在大时代中，各人皆有极大之使命，吾人对此使命要有痛切之认识。

‘拿炭烧口’，要亲自进入火中，由火与血之经验中，再生出热烈情绪，除去苟且偷安之恶习。当国家民族需要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否。”她还为学生作了《如何振作精神》的演讲。要求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认识精神的力量，尤其注重实际表现。要求学生自立自强，生活要力求简朴，课外多阅读报章杂志，多得政治知识，使自己有眼光。1942年秋她主持了建校27周年活动，演出了〈金陵自传〉，形象地展现了金陵女大的儿童、少女、成年时期及将来展望。表达了金陵女儿坚强与刚毅，知识丰富，精明能干。1938年开学前就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军训课，新生就安排国内国际形势的报告；她支持学生缝制手工艺品，参加空袭救护队、义卖，募集冬衣、演出，利用暑假，组织乡村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1939年6月成都被空袭时，师生们都参加救援工作。为防备敌机看见火光再次空袭，她和几位老师夜里不睡守夜。午饭后还步行看望伤员，逐一问候，给大家很大鼓舞。

为适应战时和国家的需要，强化了社会服务工作，社会学系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具特色的品牌专业，吴贻芳把该系作为通过社会服务，培养人才的办学模式。1939年在仁寿设立了乡村服务处，设有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和种鸡改良组。在农村推广新法接生，开展孩子的早期教育，帮助妇女增加技能 为学龄儿童开办夏令营，教他们识字、算术、常识、唱歌、做游戏。婴儿班为3至5岁的儿童开设，每天一个小时，除教唱歌、做游戏和讲故事外，还训练他们的卫生习惯等。小先生训练是为当地培养一批能从事幼儿工作的老师。母亲会（婴儿班学生的妈妈或姐姐、奶奶等女亲属组成）每周聚会一次。妇女夜校利用晚上教成年女性识字、做算术、唱歌等，还开设了有关家庭的讲座，让妇女对婚姻、家庭有更多认识。乡村服务处的学生了解到，当地妇女农闲时爱做手工绣品，她们用崇州出产的夏布和不脱色的丝线挑花，用手工艺品装饰居室。学生们觉得，这些手工艺品如果出售，能给妇女们带来经济收入，就组织当地妇女绣一些中国传统图案的桌布、床单、窗帘、餐巾等，由学校出面送到美国出售，给她们的家庭增加一些收入，改善了她们们的生活。1940年在四川教育厅的建议下，设家政系，内分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邀请了陈佩兰来校任教。1943年又在华阳开设了一个新服务站，设立妇女班，婴儿班；1944年秋设立了一个儿童福利实验所，办了托儿所和小学初、高年级。

八年的艰辛苦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的带领下，和其他几个联合办学的大学一起，展现了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谱写光辉的篇章。

社会活动家的吴贻芳

吴贻芳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参加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长校金陵女大后，为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许多交际、公关、协调的事更是校长的重要责任。她长校的23年中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对外得心应手，既对她本人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又卓有成效地为金女大扩大财政支持、提高社会声誉。1933年7—11月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及班夫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会议。会上她都介绍了金女大。其后访问了美国16个州32个城市举行了266次大小会议，发表演讲206次。1934年6月学校毕业典礼，蒋介石和宋美龄应邀参加，并发表了讲话，给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得到了德本康夫人的高度赞赏。此后与宋美龄一直有交往，1939年，宋美龄来华西坝看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1935年5—11月赴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

会议，赴美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在《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了《新中国的妇女领袖》。1937年4月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0年又在上述杂志上发表《战争中的妇女》，12月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主席、中



国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基督教协进会10周年，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与声援。1941年当选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五成员之一。主张抗日，主张民主。1942年第三届及1946年再次当选。1943年3月参加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共同组织的“六人教授团”，以国民资格到美国各地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支持，被罗斯福总统盛赞为“智慧女神”。1945年4—6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与宋子文、董必武、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李璜、张君勱、胡霖等一同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她成为50个国家153人中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在重庆妇女界欢送她的会上，她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使命，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血汗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

略的，不再使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的永久的和平。”在中、英、美、苏的讨论会上她引经据典，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谈到近代中国遭受侵略，再谈到中国人民决心战胜一切侵略者，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说，在国际讲坛上看到一位妇女有如此风度，能作如此精彩的演讲实在令人难忘。1947年当选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会长，世界妇女界中国协会会长，被推选为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副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基督教会议，被推选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会主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绝不为官，1946年2月，回成都路经重庆时，去见了宋美龄，宋美龄拟请吴贻芳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她客气地回答，学院离不开我，婉言谢绝。1949年初，再次拒绝了张治中推荐她做教育部部长。1949年新政建立后，她根据政府的需要，先后任了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1979年被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

授予“和平与智慧女神奖”。该奖是密执安大学女校友会1972年设立的，专门授予终身从事某种事业取得杰出成就并对社会服务事业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为母校争得荣誉的密执安大学女毕业生的。在授奖仪式上，密



执安大学代理校长史密斯博士，赞扬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进步的女政治家”。

她作为肩负校长使命的社会活动家，把学校和社会融为一体，使学校实现中西文化背景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文化教育理念，即一方面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开放的环境，将学校创造出融会中西文化，又能自由交流的场所，培养为中国的妇女人才。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学校的声誉，取得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块独特风景。

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吴贻芳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和中国的文明进步，她个人的言行也展现了令人尊敬的感人魅力，受到了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是中国妇女

的楷模。她不仅口头上讲厚生和人格教育，更是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她领导和管理的金女大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在执行中既非常严格，又十分人性化。吴贻芳曾定下不收已婚学生，在校生结婚就得自动离校。1925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已35岁，又已有两个孩子，但为摆脱封建婚姻束缚，写信给吴校长，希望来金陵女大学习。吴贻芳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破例录取了她。女生景荷荪战前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期间与曾留学学军事的谢承瑞相爱，1935年结婚，被学校知道后，吴贻芳带着她最喜爱的一枚胸针到学生家，一方面向他们表示新婚的祝贺，一方面则委婉地告诉她不要到学校来了。后谢承瑞任上校团长，在南京保卫战中为国捐躯，景荷荪带着女儿辗转流亡到成都，向吴校长请求重回金陵女大上学。校长接受了她的请求，并向全体员工宣布，因为她是烈士的妻子，我破一回例，让她继续学习，她的女儿也由学校养活。还有一个例外，那是她虽不主张学习期间谈恋爱，但有些学生谈恋爱常常晚归。有一天，吴贻芳散步时发现窗下有把椅子，原来是一个晚归的学生被关在外面，只得爬窗户进宿舍。吴贻芳担心学生安全，便将宿舍楼下的会客室划出一部分隔成许多半封闭的小间，里面设桌椅供恋人聊天。晚上九点前，女同学可以带男朋友在里面交谈，只要求他们把糖纸瓜壳临走时带走。

作为校长，她十分爱护和保护学生，弱小之躯，不畏强权。1948年秋季，国民党在南京展开了对学生的大搜捕。一天夜晚，吴贻芳听说自己有学生被列上了黑名单，便连夜赶去面见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严正地说道，我以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金女大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她对学生始终有一颗慈爱的心。1938年秋季考入学的吕慰庭，是北方人，每天吃大米饭就流泪，吴校长知道后悄悄让食堂给她准备了馒头，让桌长告诉她“先这样吃着，将来慢慢会习惯的。”同年级校友龙文襄，军训不慎左右臂脱臼，吴校长知道的，将自己的黄包车让她使用，自己步行去办公；1946级的陈尚璆，自幼残疾，到金陵大学上课，总是累得汗流浹背，吴每次去金大总是把她带在自己的三轮车上。腿病复发让她免费住在校医院，1948年又给她一笔奖学金，存入校会计室，用于学杂、膳食、治病、雇车去金大听课，使她不再打工，安心学习。她关心爱护学生的事，学生记得太多。

金女大的学生都把她作为一个共同的榜样。“作家冰心曾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学生们说

我们校长没有儿女，我们都是她的儿女。她就像自己的母亲，又像自己的姐妹。令学生们念念不忘的是，一见面，吴贻芳就能够叫出她们每个人的名字。有学生说“她从来不以自己的德行去反衬别人的卑微，不以自己的博学去揭示别人的肤浅。她给予人的感觉永远像春风般和煦，冬日般温暖”。

她的生活也很朴实。学生梅若兰曾在《怀念吴贻芳》的文章中写到，吴校长几十年一直住在一间不到 15 平方米的房间，平日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吃喝。除出于礼仪需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外，一般总是布衣布衫，缝缝补补，还舍不得扔掉。她不要小轿车，只肯买一辆黄包车，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接济亲友，外出演讲得到的酬金和礼物，也一一转赠师生，并不让受赠者知道。还有学生说校长温文尔雅，穿着旗袍，梳着一个把把头，夹着一个皮包，戴眼镜，风度非常好，走路腰是笔挺的。

正是她的人格魅力和倡导的“厚生”精神，激励了她的学生，投入人力、财力，建立了台湾金陵女子中学和南京师大金陵女子学院，延续了金陵女大的传统。

1985 年 11 月 10 日她走完了自己 93 岁的人生。她的学生谢纬鹏的祭文写道：吴贻芳校长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融会于我国传统的美德中，形成金陵女大特殊的“厚生”精神。平时对学生爱护备至，却又威严有加。但并不以权威来硬性塑造学生的性格，而是以深入教育的方式来阐明真理与爱心，不仅使学生见到生活美的一面，人生可贵的一面，同时也了解为人处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宽容，不是报复，是牺牲，不是自私。校长的爱心，不但滋润了学生的生命，还使学生发掘了生命的真谛与爱心的泉源，领悟到人生的正义，学会了尊重人、欣赏人，扩大了生活的容量，获得了一个成功的秘诀，即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明晰的观察力，抱着信心，把握着时机，不断地努力去追求，最后获得成功。吴校长是我们思想的领航者，选择职业的辅导者，爱挫时指引我们勇敢前进的明灯。因为经常接受校长的指导和熏陶，校长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磨灭。校长的教训散布到金女大周围每个人的心里，使之代代相传，永不停息。这便是对吴贻芳朴素而中肯的评价。

参见：程斯辉 孙海英著《厚生务实由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